

【非虚构写作】

麦收时节

□孙德明

芒种过后三天，夏风中站在村前高处俯瞰，但见一片片金黄麦浪起伏，如同万顷波浪在荡漾。

俗话说：麦熟一晌。队长摩拳擦掌，打开扩音器一声令下，拉开了割麦抢收的警报。

那年高中毕业的我，第一次参加生产劳动。队长打量着我说：“装车拉麦个去吧。”所谓“麦个”，就是麦子割下后捆成一束。好在马车手是我的本家二哥。二哥个头不高，生得敦实健壮。他当即将一根铁叉递到我手中，叮嘱好生保管。

少时，二哥紧锣密鼓地套上车，长鞭一甩，“啪”地一声脆响，只见枣红马撒开四蹄，拉我们驶向那片广袤的金黄田野。

大约二十分钟后，我们的车穿越马鞍塚，艳阳下，终于看到了那些埋头收麦的社员背影。他们一个个脖子上搭块手巾，戴着草帽（或苇笠），腰上系一捆草索，弓着腰身，“嚓嚓”有声地挥动手中的镰刀。身后一个个金黄的麦个，犹如一个个金娃子，精神抖擞地立在那里，似乎在等待我们。

二哥猛喝一声“驾”，一瞬间那马已将我们拉进了地里，同时二哥拉下了手闸。下车后，二哥叮嘱我，干活一定要沉住气，不要着急。而后我们便挥动铁叉，插起麦个装开了车。

起初，我紧跟二哥的速度，待我一口气装上十几个麦个后，已是气喘吁吁；豆大的汗珠从皮肤下滋出来。见状，二哥边整理车上的麦个，边对我说：“咱这装车也有窍门。不可用蛮力硬插硬挑。”他言罢，旋即挥动铁叉为我做起示范，“第一步，先将麦个推倒，后将其从下部插入，再就是插起麦个。注意，做这动作，双手要顺势滑向叉杆的前部，将个子擎起，这样才能顺手使上劲儿。”言罢，他轻而易举将麦个擎起，一阵风似地甩上了车。我也跃跃欲试，仔细观察二哥装了几个后，遂挥动铁叉，摸索着开始了操作。

少时，二哥见我还有些拘谨，就鼓励说：“这装车，没啥巧妙的。甩开膀子干就中。你能够活学活用，好样的。”二哥言罢翘起了大拇指。“我，差得还远呢。”我谦虚地微微一笑。就这样，一车麦个已装了八成。此刻，我感到手上的麦个似有千斤之重，时常多次抛不上去。在顶上垛麦个的二哥见状，只好让我选那些小小的往上抛。纵如此，我依旧快没了力气。末了，二哥只好让我将一旁的绳索，用力抛给他，顺其而下。

怪了，但见在我手中似有千斤之重的大麦个，到了二哥手上，竟像一个个听话的乖娃子，“嗖”地一声飞上车顶，像生了双翼一般。二哥又顺绳而上，逐个将上面的麦个顺好系好。

此时，我望着小山似的麦个，对二哥充满了敬佩。二哥边擦汗边吩咐我：“你爬上去压顶吧。”我下意识地瞥了一眼高耸的垛顶，心中直发怵，吞吞吐吐地道：“我，我就，还坐，车，车前头，行吧？”

“不行！”二哥脸一绷，语气很严厉：“上面必须有个压顶子的人，这车才能四平八稳。这是规矩。懂吗？”“那我，我就，试试吧。”

“兄弟放心，趴在上面就像坐轿似的，舒适着呢。保管没事。”二哥诙谐地微笑着。我犹豫片刻，只好颇不情愿地双手抓住中间的大

绳，在二哥的协助之下，慢慢爬上车顶。二哥又提醒：让我面朝麦个，伸展四肢，趴躺在上面；双手抓牢大绳。

“兄弟准备好了吧？”随着我的应声，“喂，驾”，坐在前头的二哥，旋即挥动长鞭，一声吆喝，我们的马车，便在摇摇晃晃地状态中行进在田野之中。见状我的心几乎跳到了嗓子眼儿，生怕一个不小心摔下来；无奈只好紧闭双眼，紧紧抓牢大绳，任其晃荡……

好在一会儿工夫，马车终于驶上了生产大路，我绷紧的心弦总算放松下来。少时，待马车四平八稳地驶上国道之时，二哥突然触景生情，放开嗓门唱了起来：“长鞭那个一呀甩呀，叭叭地响哎，哎咳依呀，拉着那个麦个就进了场哎哎咳呀”……就这样，待N次装车之时，我基本上顺过劲来，也不再害怕了。虽说手掌之上磨出了多个水泡。

几天后，一个个经过晾晒后的麦个子，便垛成了垛；犹如金黄、硕大的蘑菇，装点着麦场风景。之后，这拾掇麦秸捆的活，自然成为家庭妇女们的“专利”。

那年月，麦秸捆是农人盖房、修房用的上等材料。评价一口房屋的价值，与屋顶上的麦秸是否美观、结实耐用，有直接的关系。

你看吧，早早吃了饭的她们，做完家务，趁天气凉爽，遂提着专用工具赶到麦场。她们做的第一件事，便是争先恐后地挑选一个秸秆粗壮的麦个垛，接着便紧锣密鼓地开始了操作。不经意间，那一张张笑容洋溢的面颊上，被麦棵上荡起的灰尘染得黄乎乎的，时间一长，又被滋出的汗水，冲得一道道的，悬在那里，宛如一根根褐色的凌锥。待十点过后，炎炎烈日下，即使头戴苇笠，那浑身的汗，也像线提着一样呼呼而出。一时间，那一张张被汗水冲洗过的、秀气的脸，变得红扑扑的，宛若涂上了胭脂。

待在自个“营盘”内，忙活几个小时之后，那位生性泼辣、手脚麻利又心直口快的庄嫂，边干活边说笑逗乐，话锋一转，编排起临位万二嫂。万二嫂也非善茬，遂猛地起身，顺手抄起身边的扫帚，气冲冲欲扑向对方。庄嫂见势不妙，旋即撒腿就跑。万二嫂紧追不舍，不依不饶。待双方相聚米数之时，庄嫂灵机一动，猛地一个蹲身侧闪，对方收不住脚，一个前倾，“扑味”一声，整个陷进了麦垛里。霎时便响起了一阵阵清脆欢快的笑声，此起彼伏，久久荡漾在麦场上穹……

一天下来，虽说她们胳膊上带着套袖，但手心之上却被麦芒、麦秆茬刺得红彤彤的，一不小心沾上汗水，便火辣辣的疼；时常旧伤未愈，新伤又添。

一个家庭妇女，一般每天能拾掇八九十个麦秸捆；干活麻利的，可达到百十来个。尤其庄嫂，别看天生好说好闹好笑，但每次拾掇的麦秸捆，其数量和质量，皆名列全场第一。她们干到傍晚，会将拾掇好的麦秸捆，整齐地码放在那里；这些失去麦穗的麦秸，留下丰富回忆的同时，构成了一幅幅农耕图景，禁不住让人心生几分敬畏。

如同黄金般细腻而闪耀的麦秸捆，乃大自然赐予人间的宝物；它默默地告知人们：生活不止诗与远方，还有麦子的茁壮与成熟；从最初的满眼的清新的绿色，到满目的金黄秸秆，它的每一种模样，都透露出丰收的喜悦，都蕴含着辛劳与希望。

□杨福成

世间有一种东西，叫作雅物。

何为雅物？大约不过是些瓶瓶罐罐、书画琴棋之类。然而人们每每见了，便觉得心神为之一爽，仿佛胸中块垒，被那雅物轻轻一拂，便消尽了。

我见过许多雅物。有青瓷碗，釉色如雨过天青；有紫砂壶，形制若老僧入定；有古琴一张，桐木纹理间似乎藏着前朝的音律；有残帖半幅，纸色昏黄而墨迹犹鲜。这些物件，静静地躺在玻璃柜中，或是挂在粉壁上，向来是默默无闻的。然而一旦被人瞥见，便忽地活了过来，与那看客的目光相接，竟至于生出些言语来。

雅物之雅，多半不在其本身。一只土窑烧出的粗碗，若经了名人之手，便陡然身价百倍；一块顽石，若有文人题咏，便成珍宝。人们所追逐的，其实是附在雅物上的那些看不见的东西——岁月、名声、传说。雅物不过是盛装风雅的器皿罢了。

我曾在一个收藏家府上，见过一只定窑白瓷瓶。那瓶通体素白，无一丝纹饰，形制亦极简。收藏家双手捧出，置于黑檀几上，室内灯光便在那瓶身上流泻如水。他道此瓶乃北宋遗物，我细看，果然胎骨轻薄，釉色莹润，确非凡品。然而更令我惊异的，是那收藏家的神情——他凝视瓷瓶的目光，很是虔诚。瓷瓶不过是瓷瓶，而人却将自己的精神，全数灌注于这无生命的物件上了。

雅物之于人，有时竟成了枷锁。

我认得一位老先生，平生最爱收集古墨。他家中专辟一室，四壁皆是楠木橱柜，内分数格，每格贮墨一笏。那墨有松烟的，有桐油的，有漆烟的，形状或长或方，或圆或扁，上面模印着各种花纹题识。老先生每日必入此室，将那些墨一一取出，摩挲品鉴，自谓得人生至乐。后来他病重，犹念念不忘那些古墨，嘱咐家人务必善加保管。他死后，子孙争夺遗产，那满室古墨竟不知所终。

人以为在玩物，实则被物所玩，此之谓也。

然而雅物亦自有其生命。它们从匠人手中诞生，历经无数人之手，看尽人间冷暖，而依然保持着自己的品格。一只明式黄花梨圈椅，不论置于朱门绣户还是蓬门陋室，总是那般挺拔清峻；一方端砚，不论用来挥毫万字还是镇纸压书，总是那般温

润如玉。雅物之雅，正在于这种不为外物所移的定力。

记得某年冬日，我在济南中山公园一家旧书店中，偶然觅得一部残缺的《水经注》。书是木刻的，纸已黄脆，边角多有虫蛀。店主人是位须发皆白的老者，见我翻阅此书，便道：“此书虽残，却是康熙年间的刻本，世间存留无几了。”我问他价钱，他竖起三根手指。“三十元？”我问道。他摇头。“三百？”他还是摇头。我正疑惑间，他开口道：“三块钱。此书虽老，终究是残了，不值什么。况且如今识货的人少，与其让它在这里蒙尘，不如交给懂得珍惜的人。”我付钱取书，心中却比得了什么珍宝还要欢喜。这老店主，才是真正懂得雅物之道的。

世人常将雅物与金钱等量齐观。拍卖会上，一只成化斗彩鸡缸杯可值上亿；画廊里，一幅名家字画能抵千金。然而真正的雅，其实是金钱买不来的。那位旧书店的老主人，明知那部残本《水经注》价值不菲，却只收三块钱，送与识货人，这便是雅。

雅是一种态度，一种超脱于物质之外的精神。

我见过一位茶人，家徒四壁，唯有一把朱泥小壶相伴。那壶形制平平，并非名工所制，但因常年泡养，壶身已呈温润光泽。茶人每日早起，必先以清水涤壶，然后沏茶自饮。有人出高价求购此壶，茶人笑而不答。后来他病逝，那壶竟不知所终。有人说壶随葬了，也有人说壶被其弟子携去远方。我想，无论那壶身在何处，它所承载的那份从容淡泊，已经超越了器物本身的价值。

雅物之所以为雅，全在于人心。同样一把紫砂壶，在茶人手中是雅器，在古董商柜中便是商品，在商人架上便成摆设。物本无雅俗之分，雅俗只在于人。人心雅，则万物皆雅；人心俗，则雅物亦俗。

那些被玻璃罩子保护起来的“雅物”，与动物园笼中的珍禽何异？雅物本该与人亲近，如今却拒人千里，岂不可叹。真正的雅物，不必是古董珍玩。案头一盏灯，窗前一株梅，架上几卷书，皆可成雅。雅是一种生活的方式，是对寻常事物的一种珍重态度。能在平凡中见出不平凡，在简单中体会丰富，这便是雅的开始。

由此说来，雅物，不过是人灵魂的倒影罢了。

【四季零墨】

雅物之雅